

武穆精忠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武穆精忠傳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前言

曹光甫

《武穆精忠傳》八卷八十則，不題撰人。它的祖本當是卷則與文字內容都相同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又名《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武穆王演義》），題熊大木撰。大木號鍾谷子，福建建陽縣人，約明世宗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前後在世，編有《全漢志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南北兩宋志傳》等多種通俗小說。初刊本為嘉靖三年壬子（一五五二）楊氏清白堂本，首為熊大木嘉靖三年自序。書後附《精忠錄》三卷，題李春芳編輯，前有正德五年（一五一〇）重刊《精忠錄》的李春芳序。《精忠錄》又可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的雛型。

熊本後屢經翻刻易名，其要者有萬曆間周氏萬卷樓刊本、三台館刊本。三台館本題「大宋中興岳王傳」，「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熊序也改署為「三台館主人」。此外有明內府抄本，彩繪精圖甚美。

題為《武穆精忠傳》的明本傳有三種：天德堂本、萃錦堂本、映秀堂本。均不題撰人，內容版式大同小異。天德堂本扉頁鐫「李卓吾評」、「精忠全傳」。冠以《岳鄂武穆王精忠傳叙》，尾署「李春芳謹撰」，實乃以《精忠錄》序移置于此。

脫胎于熊本的刪節本尚有《岳武穆王精忠傳》六卷六十八回。「本衙藏板」本題「吉水鄒元標撰」。另《岳武穆盡忠報國傳》七卷二十八回。據友益齋刊本金世俊序及凡例後題署，知此為明崇一

禎間人于華玉編。

《武穆精忠傳》各卷敘事均于回首標明起訖年限，並特別指出「按宋史本傳節目」或「按實史節目」，內容側重政治軍事，闖入不少詔書奏文以及與情節不相關聯的岳飛著作。細味之小說情節不足而史料編集有餘；唯卷八述岳王、秦檜死後事，頗涉怪異，富文學情趣，當是受宋元以來戲曲、說話和民間傳說的影響。篇末錦城士人胡迪遊陰曹地府歷觀善惡報應，與馮夢龍《古今小說》中《遊酆都胡母迪吟詩》情節基本相同，前者或為後者取資，或同取資于當時的說話。

書以「精忠」名，或以李春芳序云太監劉公來鎮兩浙，捐俸重修岳廟，仍復於廟門之外通衢之左鼎建石牌坊一座，榜曰「精忠」，昭聖製也；或以書中有岳飛不願入山為寇，令人于背脊上刺「盡忠報國」四大字以示不從邪之意；或以書叙宋高宗嘉獎岳飛戰功，曾賞賜朝服公服戰袍各一套，又以大紅旗一面，帝手書「精忠岳飛」云云；三說均可通。而小說能廣為流佈于明後期，是由於朝中奸相疊出，建州滿族崛起，其嚴峻形勢略同于岳飛所處時世。金世俊《岳武穆盡忠報國傳》序以為處「今日時事之危」，有志于御外靖內者，當有意于斯編，洵不虛也。

今以上海圖書館藏天德堂藏板本影印，原書板匡高一九六毫米，寬一三〇毫米。書缺叙第七頁下，卷一第五十五頁起至卷末，卷三第二十五頁，卷六第六十一頁下起至卷末，卷八第五十八頁下起至卷末，均據首都圖書館藏本輯補。

李卓吾評

精忠全傳

天德堂藏板

岳鄂武穆王精忠傳敘

天地有正氣也而亦曰常數也數有盈虧而氣無間斷也數有盈虧故人物之始終國家之興廢值其時之若然而貫非人力之所能然也氣無間斷故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義日星有晦明而忠義無晦明也河嶽有變遷而忠義無變遷也是誠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

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是氣也使其值
乎數之盈則宣而爲都俞之輩柔懷之政
激而爲防風之戮東山之召名成於當時
功垂於後世又何言哉不幸而數虧焉山
河改色時事已非雖假以有爲之人持必
爲之志回難爲之機而立見可爲之勢然
而君非其人也相非其人也權奸計行萬
事瓦裂矣是豈天之不佑斯人哉天之生

斯人也將以發天地之正氣也正氣存乎
其人而國脉亦繫乎其人使國而猶可眷
也則數猶可回也今而君臣皆非矣數不
可回矣以不可屈之氣而值乎不可回之
數故寧奪其人以完其氣無寧奪其氣以
完其國此天之所以處宋岳鄂武穆王者
蓋非偶然也當夫徽欽北狩高宗南渡華
風陵替夷焰方殷天柱崩而地維折矣問

其政則壞於熙豐之黨而繼以汪黃之徒也。在苒奸邪恣爲欺罔而昏暗日滋。蒙塵弗振。宋之不亾。僅如一線之引。屬旒而王於其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登大將。慨然以恢復爲己任。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所向無敵。卒之南北群盜望風而降。僞齊隨傾。金兵膽落。而其服之之深。至以父稱之。及朱仙鎮之役。女真幾滅矣。

宋社幾復矣是何於難爲之時而能立此
不世之奇功哉蓋王之忠義勇畧皆得之
天而非人所及至是則王之所得於天者
不負而天之所以付於王者不孤王一全
人矣然王之所受于天者雖得其全而宋
之所受於天者已罹乎厄使其君能知警
猶可爲也而怠惰之隙奸檜乘焉奸檜旣
相鬼蜮登矣宋之君臣天實厭之豈肯使

麟鳳受染乎柄鑿不能相入矣薰蕕不可
同器矣舜跖不可同朝矣故其爲班師之
計以撓垂成之功者非檜能害王也天以
罰宋也王旣死矣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
矣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矣金自此而益
張宋自此而益替矣盟自此而遂背構曰
此而遂臣矣王之生俊何忌也王之死俊
何喜也俊至是其喜不喜也是知天之所

以生王者非偶然也寄正氣于王以示中華之有人而不可欺也而終奪王者亦非偶然也以宋之君臣不足眷而數之常不可回也論者謂方鄆城戰勝而進軍元朮將奔洛而遠遁斯時詔趨班師使王持以將在闔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偪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拾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班師歸身謝罪顧不愈于墮

奸權之計受鍛鍊之禍哉此亦一說而非
知王之論也王之一身正氣之所在也王
知有君而不知己志之行沮知有忠而不
知功名之得喪况專制之義不行久矣今
欲舉行必上有漢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
忠而奸讒不得以間之然後趙克國可爲
西羌之舉違詔而伸己志也彼高宗之去
孝宣遠矣奸櫓之賊蒙蔽已深而張俊之

徒方且瞋視王欲執此義以行將何以自
白於如簧之舌哉出乎此則亦疑于桓溫
劉裕之專恣矣又豈王之所屑爲哉王之
節義於此而益明王之忠誠於此而益著
王之正氣於此益久而益不磨地維至於
今立也天柱至於今尊也山河至于今流
峙也日月至於今照臨也風霆雲雨至於
今烜且烈也麟鳳龜龍醴泉芝草至於今

祥且異也正氣之在於天地者如此若夫
賊檜之邪至今視之一狗彘耳一蟣虱耳
一糞壤耳紀異者傳檜變爲牛而雷碎之
理或然也何者邪氣之不容于天地也天
地之間正與邪不兩立故人心之公好與
惡不容已今之言檜者輒加唾罵若污口
然至于王則景仰不替歆慕益隆請廟以
尊之祀典以崇之求額以表之歌詞以詠

之篆石以紀之歷古至今一也王之廟與墓俱焉在杭之西湖棲霞嶺之下歲久屢修復敝茲值

欽命內官監太監劉公來鎮兩浙公素秉忠愛其爲國爲民之心歷歷見諸政事而好古篤信之念尤不倦于講論謂岳王南宋第一人也西湖有岳墓而湖山增色焉遂捐俸廩而重修之殿宇之弘敞門牆之